

閩南語朗讀高中學生組講評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副教授 駱嘉鵬

各位選手、各位評判委員，佱所有的工作人員，逐家好！我是代表評判委員出來講的，所以下面所講的內容，毋但是我個人的意見，嘛包括逐家的意見。

拄才有委員表示，有的選手咧表現的時陣無夠自然。咱看華語的比賽——尤其是演講比賽，有當時仔會感覺動作傷過大，聲音聽起來會予人感覺礙虐。咱這是朗讀比賽，會當用各種聲音來表達無仝款的感情佱身份，毋過，無論按怎，攞愛予人感覺真自然。今仔日除了少數個別的選手以外，我感覺佇這方面並無啥物大問題。另外，閣較重要的是，朗讀是欲替作者表達伊的感情、伊的想法，所以尊重原文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則。雖然咱講尊重各種腔口，毋過彼是咧講字音的部份。啊若朗讀文章，文稿寫啥物，咱著愛照字來讀。像講「真好」佱「誠好」，意思仝款，毋過寫法無仝款；伊若寫「真好」，咱就袂使唸「誠好」。甚至講有人字落勾去的，抑是家己改字的，這是較大的禁忌。另外，關於無夠自然這部份，有的人講話較客氣，聲音較柔軟，按呢就予咱聲調高低音的對比消失去矣。像講第七聲是中調的，有的唸了較懸淡薄仔，就敢若第一聲仝款；啊若較低淡薄仔，又閣敢若第三聲仝款，按呢咱聲調辨義的功能，就去予破壞去矣；就算講人聽有，嘛會感覺怪怪，無夠自然。

另外，關於字音的部份，我想欲加講一寡仔。包括單字音、變調，以及節奏——講話的速度、音的長短。咱普通自然講話，這攞會牽連著。先講單字音的部份，今仔日加減嘛猶有一寡仔毋著的。咱講果子「熟」的時，華語不管是「成熟」抑是「煮熟」的「熟」攞仝音，毋過咱台語「成熟」的「熟」是第四聲，「煮熟」的「熟」是第八聲，聲調是無仝款的。「屏 pîn 東」有人唸做「pîng 東」，「近 kîn 代」有人唸做「kîng 代」，「一片 phiàn 土地」有人唸做「一 phinn 土地」，「畢 pit 業」講做「pit 業」，「經歷 lik」講做「經 lit」，「共 kâ 老師鬥做工課」毋是「佱 kah 老師鬥做工課」。較普遍的錯誤是「人講……」，這個「人」愛唸變調，是表示無特別指定的一般人——親像華語講的『有人』，或者是『人家』；若唸本調，意思是指「人類」，是欲佱其他的生物抑是物件做對比的，譬如講「便所有人！」

閣來就是變調，我感覺有較複雜。第幾聲變第幾聲，我想逐家應該攞真清楚。毋過，啥物時陣愛變？啥物時陣袂使變？有的情形是有變、無變攞會使得，啊嘛有一寡情形是有變佱無變意思無仝款，這攞愛了解。咱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就就重點提出來講。咱變調的基本原則，就是名詞唸本調，其它的詞類唸變調。是按怎名詞愛唸本調，因為咱台語的本調、變調佱輕聲，除了音懸無仝款以外，猶閣有一寡仔差別：本調會較強、占的時間會較長，變調較短、較弱一點仔，輕聲是上蓋短、上蓋弱的。是按怎名詞會唸本調？華語講：『要搞清楚對象啦！』人佱人溝通，上蓋基本的，就是雙方所講的對象——人事時地物，愛先予對方聽清楚。為著欲予人聽清楚，所以攞會用本調，會唸較強一點仔，占的時間會

較長一點仔。其它的攞是對名詞進一步的補充說明，所以就愛用變調，甚至是輕聲。雖然咱咧學修辭、學作文的時，會感覺形容詞、副詞真重要，毋過咱人俗人溝通，上蓋基本的就是愛『搞清楚對象』，所以名詞是上蓋重要的。名詞基本上是唸本調，毋過若是伊的性質變做有形容詞的功能，像講「紅花」是「花」的一部份，這個「紅」是形容詞；「玫瑰花」的「玫瑰」雖然是名詞，毋過伊的功能就恰「紅花」的「紅」全款，攞是咧表示佇「花」這個大集合內面的小集合，這佇語言學內面號做「定語」，做定語的名詞就會恰形容詞全款，愛唸變調。譬論講「台中公園」，這個「台中」雖然是一個名詞，毋過佇這個所在，伊就是定語，就愛唸變調。像講「農業社會」的「業」就愛變調，若共伊唸本調，按呢就變做「農業」恰「社會」兩個概念，毋是干焦咧講一種社會。其它像講「南迴鐵路」、「少年時代」、「微風運河」遮的複合詞頭前兩字的名詞攞是做定語、愛變調的。「台灣囡仔」，這個「灣」字有變調、無變調攞講會通，毋過表達的重點無全款。「灣」字若唸變調，是共「台灣囡仔」看做是一個概念，像講「台灣囡仔數學比美國囡仔較好。」若唸本調，就是共「台灣」恰「囡仔」當做是兩個概念，意思是佇「台灣」這個所在的「囡仔」按怎樣？譬如講「台灣囡仔顛倒比大人較巧。」拄才講的「台中公園」，咱會使講「台中公園真闊。」嘛會使講「台中公園真濟。」毋過頭一個是咧講一個名號做「台中」的公園，這個「台中」是做定語用的，所以「中」字愛唸變調；後面這個「中」字就愛唸本調，意思是佇「台中」這個所在，「公園」有真濟。

除了名詞以外，其它的詞，基本上是唸變調，除非伊是佇一句話（抑是一個子句）的尾溜，抑是佇輕聲的頭前。像講「食菜」的「食」字，照一般原則唸變調；啊若講「菜有食無？」伊佇輕聲的頭前，就愛唸本調。另外，就是動詞的賓語（受詞）若徙去伊的頭前，後面閣無補語的時，伊就愛唸本調，譬如講「飯先食才講。」啊若動詞後面隨接補語，伊嘛愛變調，像講「食飽」、「食了」、「食甲夠氣」，這「食」字攞愛變調。

數量詞嘛有類似的規則，基本上若是照「數詞+量詞+名詞」的順序來講，毋管這個名詞的頭前是毋是猶有形容詞——形容詞閣較長嘛全款——，這個數詞恰量詞攞愛變調，像講「一蕊花」、「一欉大欉樹仔」這個「蕊」恰「欉」攞愛變調。啊若這個名詞徙去數量詞的頭前，抑是省略去的時，像講「樹仔一欉足大欉」、「這欉較大欉」、「花一蕊佻濟？」、「一蕊五籬」，遮的「欉」恰「蕊」字就攞愛唸本調。佇咱的文稿內面有一句，講「喝一聲落水」，這個「聲」唸本調恰變調，意思就無全款矣。「聲」字唸變調，表示伊喝的彼聲是「落水」，啊若唸本調，就表示彼聲恰落水無直接的關係，意思是先講伊喝一聲（無講伊喝的彼聲是啥物），才講落水了後按怎樣？

另外，關於動詞後面的「著」字，這會使利用華語來幫助咱分辨。若是像華語講「想到了……。」「著」的後面接受詞，伊就愛變調；若像講「想起來（覺得）……。」後面接補語，就愛唸本調。

「三樓懸」，「樓」字愛變調；「一步一步」是一個完整的概念，頭前三字攏愛變調。「心花開」，「心花」是名詞，所以「花」愛唸本調；「心」就是咱拄才所講的「定語」，著愛唸變調；「開」字佇句尾，自然嘛是愛唸本調。

關於節奏的問題，雖然咱寫做文字的時，逐字攏平大；毋過咱咧講話的時，速度有緊、有慢，袂使得逐字攏平長、平強，愛注意著有的所在愛停頓抑是延長。停頓就像咱拄才講的，名詞是重點，為著欲予人聽較清楚，彼個名詞就會牽較長咧，抑是小停一下。佇每一句話中央的字，咱愛看伊是恰頭前的字詞關係較密切，抑是恰後面的關係較密切？像講「這項芳閣餛的封肉……」，「芳」恰後面的「閣餛」是接做伙咧形容封肉的，有人佇「芳」的所在停起來，按呢就切斷正常的連結關係，予人聽起來，就會感覺怪怪；後面彼個「芳閣餛」嘛是全款。「有跔 kha 袂行路。」這個「跔」是名詞，愛小停一下，抑是小牽一下。拄才有人唸傷短，聽起來就敢若咧講「有較 khah 袂行路」咧。「較早遮 tsia 是田地的尾溜。」「遮」是「這個所在」，是名詞內面的處所代名詞，嘛袂使唸傷短，無就會予人聽做是「較早才 tsiah 是田地的尾溜。」「講話愛較大聲咧。」「較」恰「大聲」的關係，比伊恰「愛」的關係較密切，所以咱會使共「愛」字小牽長一點仔，「較」字就無適合牽長抑是停頓。一個動詞伊後面接的受詞若是較長的時，咱就會共伊小牽長一下，像講「講話、講好、講煞」，這個「講」字攏真短；毋過，咱若講「阿母共我講：『明仔載愛會記得去上課。』」後面規句話攏是「講」字的受詞，這個「講」字就愛小牽長一下。「人拄樹殺草劑、濺藥仔的時」，「樹」的受詞有三字，就袂使唸傷短；「人」是主語，「拄」所修飾的是後面全部的行為，所以這兩字嘛攏袂使唸傷短。「阿母幌頭笑講……」，「幌頭」恰「笑」是相連繼的兩個動作，毋是用「幌頭」來形容「笑」，所以這個「頭」字嘛愛唸本調，袂使唸傷短。「路邊生的山葡萄」，「路邊」是處所名詞，先講地點，才講代誌，所以嘛愛小延長一下，若無就會予人感覺「路邊生」是一個概念。「無閒咧款圍爐菜」，「款」的受詞有三字，所以嘛會使小牽長一下。

咱一般看著標點攏會停，毋過頓號較特別，伊的功能是欲予咱看清楚，莫共並列的物件做伙，所以實際上咧講話的時，袂完全停起來，我感覺是用牽長聲來表現較自然。像我較早舉一個例，講：「我昨昏恁阿母、阿爸恰阿兄去台北。」你若拄著頓號就停起來，聽起來就敢若咧講：「我昨昏恁阿母」，另外閣講：「阿爸恰阿兄去台北。」意思就完全無全款矣。所以彼個頓號你若停傷久，就會予人感覺伊恰後面是完全分開的，意思並無接做伙。佇咱這文章內面嘛有這款例，像講「買糖含仔、王梨心、樣仔乾」，這頓號我建議逐家會使用牽長聲來予人了解伊是恰後面連做伙的，若無就會予人誤會講後面的是另外一回事。親像「看日本、台灣的電視節目」，你若佇頓號就停起來，就變做「看日本」恰「台灣的電視節目……」，按呢人就會誤會講看的是「日本」，毋是「日本的電視節目」，嘛敢若無看「台灣的電視節目」的款。咱有這種語言能力的人，自然講出來，就會像我所講的按呢。

我就共重點講到遮，多謝逐家。